



噶瑪蘭新社部落稻田文化復育

クヴァラン新社集落の稲作文化を再現する

Revitalization of Kebalan People's Paddy Culture in Paterongan

文・圖 | 宮利筠 (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)

種田是一件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事，今年的水稻田由去年的1.2甲增加到1.8甲，新田區水量豐沛，也沒有福壽螺，加上初期請部落阿媽們幫忙拔草，綠油油長的特好，沒想到一沒注意，突然發現好多雜草都開花了。部落正是捕飛魚的季節，今年好多族人也種紅藜，忙著採收與日曬，沒有人可以來幫忙，只好讓國小的哥哥姐姐放學幫忙顧一歲多的妹妹，我和夥伴一同埋進田裡，一把一把的割起長的「超好」的草收攏好，小心放倒到稻間，不要壓到陸續出穗的稻子，一埋就是一兩個小時，趁著傍晚割到天色昏黃，在滿滿稻株的田間，並不好行走，專注腳步與平衡，彎下腰，稻子的生長一覽無遺，被雜草包圍的稻子只有少少的分蘖，瘦弱細小。「加油吧！你可以伸展呼吸了！」雖再一個月就要收割了，我還是誠意的鼓勵著。抬起頭，看著藍天白雲，也大大地伸展自己也漸漸痠疼的腰。「阿姨之前也是如此努力在田裡吧！」這片田是承租的，是一位對我很好的阿姨家族的，阿姨過世了，我記得阿姨也很想種有機，常說：「如果我還年輕，我就…」。我想幫忙阿姨家族照顧這片田，完成阿姨想種有機的心願。

傳統噶瑪蘭族的生活與耕作

噶瑪蘭族的禁忌，如果水田有死貓死狗，族人就覺得不好，就放棄水田，另行開墾，清朝時的漢族知道了，就故意丟，藉此侵占噶瑪蘭族的良田。祖先來到新社，和撒奇拉雅族一起在拉拉板山的嘎朗種公田，後來才遷到海邊。聽長輩說，噶瑪蘭族祖先擅長種水稻，從宜蘭遷徙到新社時，當地種旱稻，是祖先把種水稻的技術帶來花東。

新社的沙灘，以前是大商港，早期族人會駕自製帆船，利用風力將稻穀北賣，再帶物資回



數年前嫁給噶瑪蘭族的先生，生活重心移來新社部落。從不懂種田，到愛泡在田裡，理解在新社種田是一件很有深度的事。

聽長輩說，噶瑪蘭族祖先擅長種水稻，從宜蘭遷徙到新社時，當地種旱稻，是祖先先把種水稻的技術帶來花東。當初祖先帶來了三種稻種，一種是平常的米，一種是糯米，第三種是種在沼澤也不會倒的，但現在都失傳了。



來。後來是搭船停在外面，用小船接駁，因此有許多挑夫。當初祖先帶來了三種稻種，一種是平常的米，一種是糯米，第三種是種在沼澤也不會倒的，但現在都失傳了。祖先會進行入倉祭，育秧時也有許多禁忌，如果部落有人過世，大家都要去陪，不能去巡田，不然稻子會生病。族人種田都會彼此換工，你幫我插秧，我幫你插秧，收割等也會換工。

噶瑪蘭族的香蕉絲，非常貴重，除了做衣服，就是作米穀袋。裝稻穀用，一整條織布縫製，不用剪裁、不會浪費。祖先會釀酒用糯米的糙米釀isi，菌是綠色的，酒的顏色跟威士忌一樣，另有蒸餾的白酒，需用7種植物當酵母，可惜有些植物，老人家已想不起來了。

自耕有機農田樂趣多

嫁給噶瑪蘭族的先生，數年前，生活重心移來新社部落。在與部落長輩聊天與參與計畫訪談中，陸陸續續聽到好多關於稻田的故事。我與家人好友因想吃自己種的好米，希望推動



除了農改場主動輔導有機耕作，也向部落資深的農夫舅舅們請教農事。並透過申請相關農事補助及與相關機關、學術單位合作，使我們的生產更有保障。

有機種植，改變土地販賣風潮，故從幾分地開始種稻，今年有機耕作面積已到三公頃，從不懂種田，到愛泡在田裡，理解在新社種田是一件很有深度的事。

從噶瑪蘭祖先到新社部落至今，耕作水稻田從來沒有中斷過，一代傳下一代，然而，自台11線開通，許多年輕人北上做木工等工作，種田只剩老人家與少部分年輕人，農會開始教導使用農藥化肥，政府開始收公糧，族人開始向外買秧苗，老人過世年輕人開始賣土地，要種很多的地才能養家活口，福壽螺越來越多，鳥害越來越嚴重，除草劑與休耕使土地枯黃一片。

我們很幸運一邊有農改場主動輔導有機耕作，一邊可和部落資深農夫舅舅們請教農事，後來又有玉里東豐前來契作，使我們生產有保



新社部落越來
來，越有人
氣，年輕人
與孩子回流
了，學校與
協會與族人
一起努力主
動爭取好多
資源，辦了
好多活動，
讓噶瑪蘭
文化在部落
越來越多的
見具體意象
，也看到越
來越多的孩
子學習族語
與接觸傳統
文化，把傳
承活生生地
扛在肩上。



障，懂得申請相關農事補助。因噶瑪蘭族種植文化與里山倡議不謀而合，後與復興部落、花蓮農業改良場、花蓮林管處、水保局花蓮分局、農糧署東區分署、東華大學及多個單位合組森川里海生態農漁業倡議平台，讓部落的相關需求都能得到適當的資源來處理，我們將種植的作物擴展為水稻、黑豆與苦蕎，並以自然能源生產倒吊米與日曬米，送加工廠製成黑豆茶與苦蕎茶，推出八個傻瓜的品牌，通路有網路年訂戶與散戶、供自家餐廳及實體通路有花蓮市農會、小一點洋行、芭崎賣店、海上古道、香蕉絲工坊、新社海產店、噶瑪蘭族文化

展示中心、豐濱農會與新太平洋一號店，多是在地商家。

走一條不同的路

舅舅常說沒有年輕人要種田，就剩你們來接班了。我可不那麼認為。在新社種田是一件勞累但幸福的事，我不種腳踏不到的田，這是我緊守的線，對我來說，身體的勞動帶動糧食的成長，是一件真真實實的事。不投機地在田裡滴下汗水，也累積下每一天深刻的生活。

我是一個噶瑪蘭族的媳婦，以前我對噶瑪蘭族一無所知，但當我發覺噶瑪蘭族文化的豐富與珍貴時，我和先生與家族一起努力，讓孩子們能好好在新社生活。投入教育、觀光、文化傳承與協會運作，加上好山好水好空氣的農業。雖新社部落的水稻耕作，從未間斷，但日漸式微，原本種稻可以養活一家老小，現在卻難上加難。時代的變遷是無法挽回的，但我們可以繼續走一條不同的路。

我總是一邊種一邊在田裡思考，如何保有



我們將種植的有機作物加工自售，還推出八個傻瓜的品牌，並以網路通路、實體通路販售。

文化耕作，但又能創造利潤？合作與主動了解法規，是我們目前努力的方向。伸出手腳和大地連結，也伸出手腳和政府部門、商業通路、媒體朋友聯結。也許我們夥伴不計工錢，還一直投資設備機具，無法短期回本，但環境的營造、文化的保存、孩子的豐盛教育、身體的健康、心靈的滿足與家族夥伴族群的團結，是我們每一天都大大的獲得。



新社部落越來越多年輕人與孩子回來了，學校與協會與族人一起努力主動爭取好多資源，辦了好多活動，讓噶瑪蘭文化在部落越來越看的見具體意象。

文化與家人都回來了

也許就是一種善的循環，新社部落越來越有人氣，看的到年輕人與孩子回流了，學校與協會與族人一起努力主動爭取好多資源，辦了好多活動，讓噶瑪蘭文化在部落越來越看的見具體意象，也看到越來越多孩子學習族語與接觸傳統文化，把傳承活生生地扛在肩上，耆老們也有信心了，更不吝協同指導，花白的髮絲與牽動的皺紋，也充滿著朝氣，就像返老還童。

不只人回來了，植物也回來了，噶瑪蘭族的季節花—原生刺桐，花開了，飛魚也來了，一年的春天也開始了。原本因外來種刺桐釉小蜂，部落的刺桐都死了，少了片片火紅，怎是一個蕭條可說。奇妙的因緣，今年海祭在海祭場種下了原生刺桐，族人都非常開心，這種開心就像尋回了老朋友；不只植物回來了，連石頭也回來了，前幾年，透過多人的努力，新社部落的岩棺，巨石文化的古物，也回到部落安放了，大家開心到哭了，我想就像家人回來了。

文末發現好多事都還沒寫，但我也發現

我寫下最重要的事，新社部落噶瑪蘭族的稻田文化能不能再延續，並不在於要種多大面積的田，或要能賺多多的錢，而是種田的族人都能帶著滿足的心意種田。這些田地，踏滿了祖先的足跡，充滿了祖先的智慧，我想種田不再只是能溫飽，而是能令人驕傲。我們能藉此延續文化，保護環境，讓族人都能吃到好米。

新社部落噶瑪蘭族的水稻文化，並沒有中斷，只是被掩蓋了，目前正換個方式，展現風華。我們還是種著田，唱著歌。◆



宮莉筠

新竹人，1977年生，花蓮縣豐濱鄉新社噶瑪蘭族媳婦。現任花蓮縣豐濱鄉新社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。曾任花蓮縣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。三個孩子的媽，熱愛種田，喜歡和植物動物說話。